

從全民寫真到全民整型

文——何春蕙

多年前以清純形象出道的張盈真推出《單身女郎雙人床》寫真集。以目前的尺度來說，書中的圖片幾乎沒有什麼特別異色看頭，但是在那個色情上不了台面的年代，非職業色情工作女性對自己身體的宣示和呈現，還是引人無限遐思，而書名對日漸普及的單身女郎生活所作的性暗示，更為沈默的圖片增添誘人色彩。

瘦身的慾望會只止於
瘦身嗎？寫真的拍攝
難道不會為主角的
生命描繪出新的樣貌嗎？
整型的經驗不會改變
個人對自我的信心嗎？

過了
幾年，當影像
成為商品，滿街
的攝影攤位都陳列
著在霧光鏡中帶著夢
幻或哀怨眼神的少女時，一副稚氣清純女
孩形象的徐若瑄，在這個模式內推出截然不同
的寫真集。策劃這個案子的人在訪問中說，就是因為徐若瑄在
稚嫩眼神中隱約透露著某種成熟的渴望，因而挑選她做模特兒；畢竟，對缺乏信心的東方男人而言，單單稚氣會引發罪惡感，單單世故卻又使他們焦慮，而徐若瑄在這兩方面的巧妙平衡，不但安撫也滿足了東方男人的脆弱需求。

徐若瑄的清純魅力為蓬勃發展的寫真業帶來新的眼界，從此清純不一定要和慾望區隔，少女寫真集也有了新面貌。在一本本驕傲攤開的相簿中，聰明的女孩們穿著最普通的T恤和牛仔褲，但是已經學會可以透過眼神來傳達渴望；她們伸展了平日僵滯的身軀，在極具性感誘惑的pose中展現著甜美無邪的笑容。青少年的自我想像再也不必侷限於簡單或平板，而是複雜矛盾慾望衝突交織成的厚實生命。

隨著宮澤理惠、徐若瑄等等寫真集的風行，在地下流傳多年、早已在口耳相傳之間凝聚眾多憧憬的《花花公子》正式登陸台灣，將寫真集最赤裸的一面擺上最通俗的書店的展示架。嵌在西方國際男性雜誌封面上的第一位台灣女郎郭靜純，似乎扣連了另一種「立足台灣，胸懷世界」的精神，不但使得那一

期的雜誌立刻銷售一空，也打開了她個人演藝事業的另一扇門。台灣女郎接連登上封面，她們所接受的友善反應以及她們見好收山的策略，都使女性裸露寫真顯得愈來愈自然和普及。「青春不要留白」愈來愈貼切身體，少女寫真集的新風貌和新想像也有了更坦然的發展。

反對女體寫真的人批評資本主義體系以女人的身體作為商品，也批評商業媒體不斷推出的女體寫真是對女人身體的扭曲窄化，因為它們只選擇美化呈現某些合於特定身體美學的女體。

言下之意，身體的呈現應該更加多樣多元。

可是，有很多各種年齡、各種社會身分的男男女女，她／他們渴望展現自己的身體，欣賞自己的裸露，而當她／他們（年輕的、胖的、老的、男的、女的、歪的、皺的、醜的、部分的、全面的…）真的脫下衣物，以最自在的肉身面對大眾時，卻又常常被稱為沒有自知之明、虛榮愛現、淫蕩、不知廉恥，或者甚至被貶為暴露狂、性騷擾、變態等等。

這種輕蔑的態度才真是暴露了反對裸露的人的心態：說穿了，恐怕她們實際上是反對任何身體的任何呈現吧！恐怕她們根本就希望身體不被注意吧！

因此，她們大約也會反對各式各樣在身體形象上所下的改裝工夫，從化妝到時髦到染髮到暴露到穿洞到拉皮到瘦身到隆乳。於是每一個在身體上盡心盡力裝扮的人都被說成膚淺虛榮，只顧表面。有趣的是，面對從麥可傑克遜到何方到李曾文惠，民間耳語對名人整型的熱切輕蔑，似乎透露著一股說不出的迷戀忌妒。

反對寫真和整型的人沒有思考的是：不是所有的人都和她們一樣憎恨身體的凸顯，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她們那樣拒斥改變身體的機會。

反對女性寫真和整型的人也沒有看見：對美貌和青春的追求慾望並不一定會受限於此刻的審美觀，改變並不一定停止在身體形貌的改變上。這些憧憬和慾望更不一定必然誠服於資本主義的商品邏輯：我們更常看到的是，這些憧憬和想望終究形成徹底改變生活、改變人際交往、改變自我定位的能力。

想想看，瘦身的慾望會只止於瘦身嗎？寫真的拍攝難道不會為主角的生命描繪出新的樣貌嗎？整型的經驗不會改變個人對自我的信心嗎？

事實上，如果大家真的覺得所有的身體都應該有權利自在自主的呈現，那麼，在批評商業女體寫真太過狹窄的同時，大家還需要大力推動「全民寫真」。在批評女性瘦身整型化妝太過集中塑造女性的同時，大家需要大力推動「全民整型」。這麼一來才能用友善支援的氣氛，讓不同的身體形貌展現，更讓不同的身體態度和生活哲學都理直氣壯的發聲。

